

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没有了，男女(夫妻)之间的战争还会存在。

男人没有侠骨,女人没有柔情,我们的家庭生活何来幸福安宁?

家庭是一个讲感情和责任胜过讲道理的地方,不必事事都争个明白高低。夫妻间的相互尊重信任、谅解沟通、默契配合,包括妥协退让是相当重要的。“二人齐心,其利断金。”“家和万事兴。”以感情纽带维系起和谐,家庭才能成为一个温馨的港湾。

一位富翁喝醉酒后躺在了绿化地带的长椅上,警察跑来提醒他问:“先生,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呢?”“家,我哪儿有家?”警察指着马路对面的豪宅说:“那不是您的家么?”“不,那只是房子。”

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家庭生活的基础;同时,我们也需要琴棋书画诗酒花,渴望激情、浪漫和成功。雅不

离俗,俗中求雅,但决不是放纵,放纵之后必有惩罚。“读书作文,我用我法;蒔花种竹,吾爱吾庐。”幸福不会莫名来临,也不会平白丢失。

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本质或许就是平淡,就是男女双方的相伴相守,同甘共苦地一起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和能够得到的生活,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和慢慢地变老。

金钱、地位、名车、豪宅确实能带来物质上的享受,但并不是构成幸福的充分条件。有时仅仅是炫耀的资本而已,譬如人之饮水,冷暖唯其自知。

一个“人”字仅一撇一捺,像是说做人必需相互支撑。一个“好”字,左边为“女”,右边是“子”,像是说夫妻之间只有心心相印才能写出一个“好”字。儒家文化倡导的“修身、齐家”绝非空言。

不管是国王,还是农夫,唯有家庭幸福,才能获得人生的真正幸福。

这是一篇迟到的纪念文章。与喻宜萱、黄友葵齐名的一代声乐大家郎毓秀,在与中风病魔顽强抗争了十余载后,今年盛夏,在成都家中安详地走完了她九十五年的风雨历程。从此,中国歌坛又少了一位大师。

日前,我的好友、有四川第一女高音美称的张莉来沪公差,向我谈起郎毓秀先生生命的最后岁月和在川音的点滴……

2002年,85岁高龄的郎毓秀,因工作劳累,突患脑溢血,经抢救后还是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郎先生在病情好转后,仍担任“声乐”小课和《外国语音》大课的教学任务。每周两次往返于市中心和远郊的两校区授课,忙得不亦乐乎。此外,她还主动承担学校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,为他们编写了大量的教材,对青年教师的演唱技巧、歌唱理念等等,郎先生除了自作表率,还不厌其烦地循循诱导,一丝不苟地严格把关。

中风后的郎先生,还像过去一样,每逢节假日,总以最大的热忱,在家中接待好学的同行和慕名前来求教的声乐爱好者。并竭尽全力去帮助、满足他们对歌唱的渴望。分文不取的郎先生还经常留他们共餐。这样的场景,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。正因为有郎毓秀这样的大师,孜孜不倦地无私奉献,四川音乐学院和我国西南地区才得以歌唱人才辈出。

1983年,郎先生指导川音学生排演西洋歌剧《茶花女》,这在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是首次。当年大四学生张莉,有幸担纲此剧中的女主角薇奥莱塔。为此,郎先生把张莉请到家中同吃同住,为她辅导角色所有的唱段,给她讲解人物的思路历程,使她慢慢向角色的内心靠拢。可以说,张莉所饰角色的举手投足、一颦一笑都倾注了郎先生的很多心血。当年川音的硬件较差。为演戏,郎先生就把家中的茶几、书桌、台灯、大床等等,都搬到舞台上做布景用,甚至还把自己丈夫的西服,也拿来给剧中的角色穿。

1978年的金秋,年满六十的郎毓秀,在成都的“四川剧场”举办了一场告别独唱音乐会。音乐会的曲目包罗万象,涵盖了不同国家、时期、风格和样式的作品三十余首。人们难以想象,这隽永甜美、空灵飘逸又充满朝气的歌声,竟出自一位花甲老人。

郎毓秀是地道的上海人,父亲郎静山是中国第一代摄影家。因受家庭影响,她自幼就显露不凡的艺术才华。15岁时考入国立上海音专,师从周淑安、苏石林。16岁那年,因演唱了高年级同学贺绿汀创作的一首新歌《西湖春晓》,小试牛刀,就锋芒毕露,

引起业界的极大关注,尤其是时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的好感。于是,郎毓秀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百代公司的签约演员。在这两年间,郎毓秀先后录制了30多张唱片,其曲目之宽泛、数量之多,堪与后来最当红的明星周璇比肩。在这些曲目中,有贺绿汀的《乡愁》、刘雪庵的《飘零的落花》、沙梅的《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》、黎锦光的《采槟榔》、黄自的《满园春色》《天伦》等。听我父母说,他们小时候,只要打开无线电,总能听到郎毓秀演唱的歌曲,尤其是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天伦》,可见那时的郎毓秀,家喻户晓,红极一时。

1937年,郎毓秀远赴比利时的皇家音乐学院深造。在此期间,抗日救国的烽火,燃起了郎毓秀心中强烈的爱国激情,她扔下学业,急切地回国,用歌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。她演唱的《杯酒高歌》响彻各抗日战场,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。抗战胜利后,郎毓秀为了心中挚爱的歌唱艺术,再次赴美深造。学成归国后,她把自已所有的知识和才华,都无偿地奉献给一直深爱着的祖国。

人生的幸与不幸

邵祖新



灯花

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家庭生活的基础;同时,我们也需要琴棋书画诗酒花,渴望激情、浪漫和成功。雅不

前阵子,耶鲁大学小王、布朗大学小马、弗吉尼亚大学小徐、伦敦大学小邱回沪休假,与我聊起了我们共同关注的教育。她们以自己的切身经历,让我品味、感悟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风采和价值取向,其中有不少制度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。

在欧美大学,每个学生能够得到最大的发展空间,如果就读中途发现所学专业不适合自己,可以转科,学校完全尊重你的选择。学生也可以跨学科选课。如果你

与留学生聊教育

王思科

有某方面的才能,不论国籍,不论背景,学校可以单独为你开设一个专业,选派老师,投入经费,帮助你研究、完善和提高。这种因材施教的措施,极利于发挥学生潜能,培养创新人才。

欧美大学对学习成绩与名次看得并不很重,对实践能力的追求却是竭尽全力的。学校安排大量的时间外出考察、实习或参加社会活动。学建筑的小徐才读完大二,就已经考察了不少国家的世界级优秀建筑。她所在团队的课题是“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”。他们首个考察的对象是环境、水质、空气质量都是世界一流的花园国家,然而令他们遗憾的是,该国把有污染的工厂开到了国外,虽然纯洁了自己,但污染了别人,这显然不符合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宗旨。于是她提出,这个课题不能以一个国家为单位进行调研,需要多国协作共同探讨,发达国家更有责任托起世界的未来。

欧美大学不仅有深邃的学术氛围,更有严格的学术规范,论文的核心观点必须原创,必须有独立的灵魂。因此学生在立题前必须进行广泛的检索、阅读和梳理,避免重复。欧美大学由于对论文抄袭处分严厉(如开除),故出现抄袭的概率微乎其微。他们的教师也十分有原则,一旦怀疑即交校特别委员会审查处理。

欧美大学上课之外还要求学生读海量的书。读传媒的小邱说,他们每学期仅两个半月,却要求学生读五六十本专业或有关专业的书,这让她视野大开,知识量大增,写作能力也突飞猛进。

欧美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,教师为学生服务。欧美大学的教学案例,往往没有唯一答案,学生完全可以异于老师,独辟蹊径。

“有一点非常不同,国内大学功夫大多用在灌输大量知识的层面上,美国大学工夫大多用在启迪、培养和开拓学生的求异思维、创新意识的层面上。”博士生小马不无感慨地说。

那天看报,得知东海将要结束休渔期。中国渔民将以怎样壮观的编队开往传统渔场(包括钓鱼岛海域)呢?心里就想,如果能到现场领略一下,那就太好了。真是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朋友打来电话,竟然是约我去嵊泗看开捕。说起嵊泗,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

记得那是晚上十点多钟,我们在十六铺码头上上了一艘小铁船。船舱黑暗潮湿,臭气熏人。尽管昏昏欲睡,但想在机声轰隆和船只颠簸中睡着,几近痴心妄想。

次日凌晨,小铁船终于靠上码头。拜朋友的关系所赐,我们就在部队的营房里吃、住。如今能够回忆起来的,有几点:一是旅途辛劳,精疲力竭;二是海水不是蓝色而是黄色的(奇怪的是,拍出来的照片却是蓝色的);三是岛上条件艰苦,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、一幢像样的房子,一家像样的旅馆;四是海鲜极好,带鱼、蛰子大得惊人。

去年多瑙河,今年莱茵河,沿岸夜航,白天锚地,泊地的都是小镇。德国的“风景、风采、精彩”,不是柏林,而是小镇。

欧洲游的卖点是“宫保鸡丁”(王宫、古堡、教堂、市政厅),那是大都市的“满汉全席”。小镇上,王宫肯定没有,古堡也许没有,市政厅可能没有,但教堂不会没有。百十户人家,可以没有王宫、古堡、市政厅,但不能没有聚首、倾诉、祷告的地方——教堂。

教堂是小镇中心,自然也是游人集合点,从此间出去的路都是弯弯的,路往往沿河而筑,天然河

都是弯的,都是水流冲击的“抛物线”——冲不动就拐弯。沧海桑田,河水枯了、河道淤了,河岸没了,岸边的路依旧弯弯,凝固成“罗马古道”。一条道又会叉出道,通向某个社区。小镇的每栋房子,颜色不同、造型不同,都有特点,特点太多,就好比考前辅导,都是重点,结果找不到重点,所以逛小镇,往往迷路,只能掂起脚寻觅教堂塔尖。看到啦!但走不到,因为路是抛物线,转来转去,总被

抛在目标外,于是“头头转、踉踉转”,忽焉在左,顾之在右,“南征北战,乱转八转”。一不小心,误入歧途,愈行愈远。因为经常迷路,所以时刻用心,反而更全面地认识了小镇。

沿街而筑的民宅多为二层。街是弯的,所以左邻右舍没有死角,都处于左邻右舍的交叉监视范围内,梁上君子不免顾虑重重。阳台宽而浅,几乎是贴墙的大耳朵!仅容站立,卧榻之侧、难容他人酣睡。窗台很厚,挤满了一盆盆的花卉,十户九家的窗前永远花团锦簇,好比国内的大街小巷,喜欢挂横幅、贴标语。它们的共同点:精彩展现给路人;不同点:前者晒“开心”,后者晒“决心”。

仅有教堂的小镇,往往都是百户镇,那里的教堂没有穹顶壁画、彩绘玻璃,往往有股地窖般的霉味,镶嵌着木柱子的霉烂味道。那里的教堂,门前没有广场、雕像,只有僻静的

如今故地重游,山还是那座山,水还是那样水,所不同者,汽车飞驰,直通洋山(沿途可观壮观的东海大桥、洋山深水港);转乘快船,不消一个小时,即可登岸。岛上道路宽敞,四通八达;崇楼别墅,鳞次栉比;灯红酒绿,繁华热闹。我们下榻的宾馆,虽然刚刚落成,按经验推理,少说该挂四星了吧,据说当地此类宾馆不下三四个。只是,大概还在休渔期,海鲜偏小。

从住的房间望出去,水何澹澹,山岛竦峙,嵊泗最美的景致,像盆景一样尽收眼底,完全不必到外边跑得腿脚酸软。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看看海,喝喝茶,便是别处不可能有的最好享受。

真所谓二十多年过去,换了人间。港湾里停泊着上百艘整装待发的渔船,漆成蓝白相间的颜色,十分漂亮,比二十年前的客轮看

闲逛德国小镇

李大伟



爱我中华
(剪纸)

孙平

又是雨雾,迷离了世界。铁路旅馆,一个二楼客房。正好,一个人,看所有的雨,看所有的树草,打绿了灰色的天空。人在屋中,屋在雨中,感恩心中。外面的世界,一切都在风雨中飘动。

风在雨中,雨在风中。风雨吹不动,一列列长长火车,桔色和蓝白,移动,在哗哗白雨中。这时,会有一个人,在候车大厅外,透过大厅前后两道大窗玻璃,回看,又一列车在“空明”中经过,幻觉了乡愁。

永远的歌者

二十年前,我不曾参加你的歌会,不曾学唱你的歌曲。二十年后,我仍是你的孤独听众。

一个人的电脑,一个人的耳机,只为了独享你当年所有的歌。伤逝和心痛。当一切都已离去。今晚,我和你当年的老歌,为不久离去的她,从深夜唱到天明。窗外有风,窗外无雨。总会有,一种水滴,为我打湿了,她的所有相片。

西北的月亮

小时候,月亮,总在家的南面,在夏夜的热闹天空。中年时,月亮,已没有了方向。冬天的时候,一次次夜车归来,半夜,在家的门口,在高高楼下,抬头,月亮总在家的西北,在千里之外那一个人的上方。

卵石路,镶嵌出规则花纹,贴着路就是墙,民宅的墙。那里的人脸庞酡红,都像肯德基爷爷,永远洋溢着灿烂的笑,散发出缺心眼的憨。那样的小镇,没有超市,总有面包房,系着围裙,卖面包的,就是烤面包的。那样的面包房,不是面包坊,房比坊家庭化,坊比房商业化。那样的面包房,一炉一炉地卖,往往卖刚出炉的,没有隔夜货,无需防腐

剂。那样的小镇,看不到围墙、围栏、警察。静悄悄的,游客走后,只剩下阳光、颜色、风声、鸟声,还有寂寞的钟声。有书店的镇就大了,那样的镇往往有酒吧,那样的镇往往是万人镇,那样的镇,中心往往是邮局,而不是教堂。那样的镇,往往有几个教堂,散落四下,一个教堂就是一个社区,供信仰相同、趣味相投的邻居们在此相聚。倘若街沿有铁铸的系缆桩,那样的镇就靠海了,或者运河、内河。那样的镇,往往有条街,被两侧高高的楼逼成窄窄的一线,横系一线,挂着会旗,辣椒图案的是辣椒协

会,水桶图案的是啤酒协会,昭示着这里曾是行会一条街,曾是个水陆码头、集散中心。繁华集镇,如今只剩下“故垒西边”。行驶有轨电车的镇,人口往往十万以上,教堂富丽堂皇,头顶钟楼,面向广场;鸟瞰雕像,正对王宫。广场的边缘往往是小酒馆、咖啡店,环广场而落,坐在那里的,多是匆匆过客,只有微笑的面具,心灵的距离、陌生的迷茫。

那样的镇,由古镇膨胀成集市,往往具备“宫保鸡丁”四要素,精彩而不亲切,喧闹得静不下心来,不得不坐下,成为旁观者。

元宵灯谜

刘茂业

下海难免有风浪
(三字保险名词)
昨日谜面:高一
(昆剧名)
谜底:《长生殿》(注:高,扣“长”;“一”替“生”字“殿后”,故扣)

心中无佛!而夏老的成就那么高,就因为心中有佛,所以笔下就有了无限的慈悲意和欢喜心。老人家晚年所做一件最为轰动的事,便是率弟子做了一千多张佛像,成就煌煌《佛像典藏》一书。

我对佛学没有下过功夫,钝于顿悟。不过,作为俗子,可以从夏老身上领会:要把一件事做到达化境,执著是不可或缺的。

至于夏为何总在嵊泗开光?因为那里有座规模不小的禅寺,再加风景优美,可谓“就地取材”。本来是来观看开捕盛况,可是天气预报说有台风袭扰,于是仓皇逃回上海。其实台风只是“擦肩而过”罢了。短暂等待之后,渔船就浩浩荡荡启锚远航了。

由于心气浮躁,我错过了一次向往已久的观看开捕的机会。莫非我也如月照所说的那样:心中无佛?

